



“你俩就别再互夸了，走吧，咱们先去吃饭。”伦珠、曲珍和拉姆走了几步，发现贡嘎没有跟来。伦珠回头喊了一声：“兄弟，怎么了？不走吗？”“啊？我……我吗？”贡嘎站在原地。拉姆轻轻推了曲珍一下。曲珍走上去说：“当然了，走，一起去吃饭吧。”贡嘎的心里像是抹了蜜似的，甜甜的，暖暖的。同时，心跳得更快了。他看向周围的人，感觉所有人都在冲他笑，实际上那些人并没有看他。

三、定曲河

定曲河穿梭在时光的褶皱里，滋养着定曲河谷，河水流经的土地丰盈起来，青稞、小麦、松茸、虫草、贝母等也从土里冒出头。松茸在青冈林和松树林里冒出头大概是在七月的后期，那时的松茸只有拇指大小。几天后，我们定曲乡最上游的村寨里传出消息，某家的人上山后，捡到三四斤松茸。这使得原本就对松茸跃跃欲“得”的乡民们更着急了，纷纷扬言过几天就要上山。这个消息将朗卡家结婚的消息直接盖住了，毕竟人家结婚跟自家并没多大关系，但松茸可是自家收入的保障啊。

就在所有人准备上山的时候，县政府和乡政府联合发布的一则政令如同灭火器，将那即将燃起的“火苗”灭掉了。对我们这群小孩来说这是一件好事，一来不用再听家里人唠叨说别人家都上山的话，二来可以在家多休息几天，毕竟我们暑假还没过多久。而且我想这对山中的松茸来说也是一件好事，它们可以多感受一下大地的温暖，多吸吮一下阳光的乳汁。果然，定曲乡安静了不少，只有少数人偶尔谈论几句。一致的是，每家每户都在为八月一日进山做准备。但我们定曲乡向来是静不下来的，松茸的事刚告一段落，朗卡家的事又浮出来了。朗卡家再次成为定曲乡第一热点，甚至我们这些跟朗卡家是亲戚的家庭也被顺带议论了几句。有人还拉着我问东问西呢。

很快，八月一日到了，定曲乡的人纷纷骑着摩托车往定曲河的上游赶，这像极了我小时候在牧场跟曾祖母一起赶牛的场景。只不过，赶牛的是我们，赶人的是生活。我家和朗卡家是近亲，在同一个地方定居，也在同一个地方捡松茸。今年的松茸季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时常留意曲珍阿姐，她这段时间总是心不在焉的。不过也是，自从伦珠阿哥死后，家里的一切就落在了她的身上。一般来讲，定曲乡的松茸季会持续四十多天。今年的松茸前期长势尚可，但过了七八天就不行了，收获

少得可怜。很快，随着山中的土坑增多、人的足迹遍布，松茸季结束了。

大概是在八月下旬，就是我们准备搬下山的前一天，朗卡家的阿爸占堆来了。母亲在牛圈里让小牛犊们吮吮母牛的乳汁。对于牛犊们来说，这种日子并不多。照往常，它们只能在我们挤完奶后，吮吮那剩下的乳汁。我小时候和曾祖母放牧，她跟我说挤牛奶不能全部挤掉，要给牛犊也留下足够的奶，今天我又想起这句话。我在屋里似乎听见牛犊们被乳汁噎得喘不过气的声音了，跟父亲和弟弟说，但他们并不信我。

木屋外拴着的犏狗叫了起来，像是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，不停地狂吠。我出去一看，远处树林的小道上，一个戴着白色毡帽的人越来越近。我朝屋内喊道：“外公、阿爸，是朗卡家的阿爸占堆。”正在打坐的外公睁开了眼，阿爸也放下手中的东西。弟弟则在我的身后探出了头，他说：“阿哥，那么远，能看得清楚吗，你确定是阿爸占堆吗？”“方圆几里就我们几家，那白色帽子只有外公和阿爸占堆戴，不是他还能是谁呀？”弟弟“哦”了一声，便从我的身后走了出来，似乎是去验证我的话。那人影越来越近，然后慢慢变成了我说的那个人，显现在远处的路上——是阿爸占堆。弟弟跑进屋内，对外公和父亲说道：“真的是阿爸占堆呀。”

阿爸占堆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光彩，被岁月、苦难侵损了容颜。脸上布满了沧桑的、刀削般的皱纹。眼神说不上空洞，却也没多少精神。身体消瘦，略微驼背，虽戴着帽子但一撮黑白混杂的头发还是悄悄露出头。我走上前去，弟弟则静静地站在一边，不动也不说话。我望着阿爸占堆，他也停下了脚步。“阿爸占堆，您来了呀，到里面喝口热茶吧！”“那个，阿克仁真多杰在吗？”阿克是叔叔的意思，仁真多杰则是外公的名字。“在，外公和阿爸都在，您请进吧。”阿爸占堆走进木屋，弟弟在我边上嘀咕道：“谁都知道他是个‘无事不登三宝殿’的人，一准是有事要我们帮忙。”我瞪了弟弟一眼，他识趣地闭上嘴，转身看向远处的深山。

母亲从牛群中走来，提着

三个空挤奶桶，笑着问我：“刚才那是阿爸占堆吗？”我点了点头。母亲吩咐说：“老大，你去把那几个空桶也给提过来。”说完，走进屋里。弟弟在

边上笑嘻嘻地说：“去吧去吧。”说完，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笑起来。我走向牛群，它们看见我过来了，以为我带了什么好东西，纷纷看着我。我走进牛群中，牛们又在我的身上闻来闻去。我从三岁到六岁这段时间一直是跟它们一起生活的，后来上学了，假期我还是会去看看它们。等我提着桶回到木屋，父亲与外公和阿爸占堆正聊得起兴呢。阿妈在一旁准备着晚饭。外婆站在木墙上挂着的小唐卡下，她见我进门投来慈爱的目光。弟弟靠在一个行李上玩着手机，看见我进来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跟我说的一个样。”

阿爸占堆此时已经把帽子取下，算不上浓密的头发七横八竖地躺在头上。火塘里的火光让他的脸多了一点红润。我回来没多久他就走了，说是家里有事，尽管家里人再三挽留。走之前还向外公和父亲道了谢。他们之前聊了些什么，我不太清楚。但我知道朗卡家结婚的事已提上日程。作为朗卡家的近亲，我们家肯定是要帮忙的。

四

贡嘎记不得那天吃了什么，只记住了曲珍那甜蜜的笑容。赛马的事，让他和伦珠成了好友。两家不在一个村子里，又不是亲戚，但交往却渐渐频繁起来。当然，大多数都是贡嘎到朗卡家去。

这天，贡嘎骑着一辆摩托车又来到了荣贡村，这是朗卡家所在的村子。在荣贡村的乡间小道上，他遇到了嫁到这里的表姑卓玛拥宗，连忙停车。

“姑姑，你去哪里？”

卓玛拥宗晃了晃挂在肩上的布包说：“这不，多吉家的媳妇做手术回来了，我去看望一下。”

“哦，对对，瞧我这脑子。”贡嘎从裤兜里掏出一百块钱略显尴尬地递给卓玛拥宗。“阿爸早上刚给我的，让我也去看望一下，您不说我都忘了。”

卓玛拥宗没有接过钱，故作不悦地说：“那你小子把钱给我做什么？”

贡嘎用另一只手挠着头，有些羞涩，笑着说：“我……我这不是有另外的事嘛。”

卓玛拥宗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，但还是接过了钱，接着说：“你有什么事我还不清楚吗？不过，朗卡家的那个女孩真是不错呢。”

贡嘎没想到表姑会说这样的话，一时竟愣住了。卓玛拥宗催促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快去吧。”贡嘎这才回过神来，道了别就开着摩托车走了。卓玛拥宗笑着摇摇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但愿这孩子如愿以偿吧。”

贡嘎开着摩托车来到了朗卡家，摩托车停在了朗卡家的门口。贡嘎下车，从行李架上取下一包东西，里面是两瓶白酒和一些牛肉干，还有一条彩色的丝巾。他拿上这些东西，正准备开门进去，曲珍就背着一个包出来了。

“贡嘎，你来了，哥哥在家里呢。”

“我、我，你，不是……”

“你咋了，难道你不是来找哥哥的吗？”

“我，我是来找你哥的，但也是来找你的。”他说最后一句的声音是极小的，曲珍并没有听清楚，刚要询问，被贡嘎打断了。

“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？”

“我嘛，我要到多吉家去。他们家媳妇做手术回来了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”

“啊，你要到多吉家去，早知道，我就——唉！”

“你们家是谁？”

“我刚刚在路上遇到卓玛拥宗姑姑了，请她代为转交。”

“哦，我还以为你要去呢。那行，你进去吧，哥哥在家里呢。”说完，曲珍便走了，留下贡嘎愣在那里。

贡嘎望着曲珍离去的背影，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他还是提着那包东西进去了。

占堆正在院子里摆弄那辆老式摩托车。贡嘎走进院子，自然看到了占堆。占堆是长辈，又是曲珍的父亲，贡嘎自然要上去打个招呼。

“阿爸占堆！”贡嘎上前蹲在占堆的旁边，“您的手艺可真好，不仅能做咱们传统的東西，连这现下时兴的新东西也能修理。”

“现在不行了，老了。”占堆转头看向贡嘎，“来，把那个钳子给我。”贡嘎挪了挪脚，看向自己的旁边。水泥的地面上摆满了各种工具，有老式的，也有新式的。那些新式的工具在太阳下亮锃锃的，部分上面还套着胶，显然没有用过。反观老式的那些，那些以木头为手柄的工具，已经看不出原来的色泽了，甚至有好多磨损的地方。

“贡嘎，贡嘎。”占堆叫了两声。

“啊！”贡嘎转过头。

“钳子给我。”贡嘎连忙拿

起旁边的那个旧钳子递过去。占堆有些惊讶，你怎么给我这个旧的，它已经不中用了。占堆嘴上这样说，还是接过了旧钳子，三下五除二就将螺丝拧紧了。这时贡嘎才开口：“这个钳子有些老旧，但并不能说明它不中用，相反，它用起来更加顺手。”

占堆惊奇地看着贡嘎，甚至有一个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，这小子要是自己的儿子就好了。儿子和儿媳，甚至他那位强势的妻子，都感觉他老了。每每他想做些什么，他们总是出来阻止。他不觉得自己老了，年轻人能做的他照样能做，而且做得更好。

“你觉得我老了吗？他们都说这样。”占堆突然问道。

贡嘎愣了一下，看着虽略显老态却劲头十足的占堆。他说：“青稞酒越陈越香，金马鞍越旧越珍贵。您呀，正是老当益壮呢，可比我们强多了。”这句话让占堆很高兴。他心想：前面以为贡嘎一直跟自己的儿子吃喝玩乐，是个不成器的家伙，不承想这小子这么有力气。以后可得多观察，他可不相信这小子会无缘无故跟自家那小子走得那么近。

这时，伦珠拖着疲惫的身子从房子里走了出来，右手揉着那快重新闭上的眼睛。他从眼皮的缝隙里看见了气势汹汹着自己的父亲和微笑着的贡嘎，眼皮瞬间被炸开了，困意也随之烟消云散。

“阿爸，贡嘎，你们都在呢。”

占堆握着钳子就朝着伦珠冲了过去，“我怎么生了你这样一个兔崽子。”贡嘎连忙上前阻拦。眼看父亲就冲到自己面前了，伦珠转头就跑。好在占堆也没真的想打伦珠，毕竟他就这一个儿子，很快就被贡嘎拦住了。

伦珠躲在院门后，脑袋探出来说：“阿爸，我可是你亲儿子，你至于吗？”

“我以为你小子跟拉姆早早地去了地里，谁想，你竟然还在睡觉，你羞不羞啊？”

“阿爸，我错了，我现在就去干活儿。”

占堆看着自己的儿子叹了口气，随后放下手中的钳子。他说：“那个电热锅里有包子，应该还是热的。你吃完饭，再去给你阿妈送一点。”伦珠连连点头，走进院子，但还是警惕地看着占堆。

“那个，阿爸，那贡嘎怎么办？”

“你先顾好你自己的事吧，人家就没有自己的事吗？”

伦珠识趣地走进厨房。贡嘎转过头说：“那阿爸占堆，我就先走了。”说完，便准备离开。占堆拦住了他，“贡嘎啊，你别急，你陪我喝点，咱爷儿俩聊聊。”也不等贡嘎答应，就拽着他进了客厅。

后来贡嘎是半醉着、带着笑容出来的。



甘子日报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6年7月24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洋仁 校对:傲昂嘉措
版式编辑:边强

7
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康巴当代文学阵地
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

雪花
XUEHUA
【第2628期】